

# 郑州日报

2008年8月14日 星期四

## 精品文摘

第 104 期

编辑 孙明道 校对 王建英  
电话 67655582

E-mail:zzrbwb1616@sina.com

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

全世界的城市都应该向巴黎学习。光注重地面上的堂皇,不往地底下投资,不建造起完善的给排水系统,特别是排污系统,到头来还是座肮脏的城市,市民的生活品质难以提升。

## 记住他——勃吕纳梭

刘心武

我的法国朋友戴鹤白告诉我,有两个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,因为他们对人类提升生活品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一个是康明基,另一个则是勃吕纳梭。我知道英国的康明基是抽水马桶的发明人,他在1775年获专利,其抽水马桶的原理结构一直被我们沿用到今天。勃吕纳梭呢,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有什么功业,戴鹤白就问我记不记得雨果那《悲惨世界》最后的情节?唉,我知道了,他是19世纪巴黎地下水道的总设计师,开创了人类城市科学处理污水的先河,确实也很伟大。

《悲惨世界》第五部第二卷,完全用来写巴黎地下水道的开创史,其中第三节干脆就用勃吕纳梭作标题。雨果写到1805年拿破仑皇帝听内政大臣汇报:“陛下,昨天我见到了一个您的帝国中最勇敢的人。”“是什么人?”“皇帝粗暴地问,“他做了什么事?”“他想做一件事,陛下。”“什么事?”“视察巴黎的阴渠。”这个勇敢的人就是勃吕纳梭(引文据李丹、方于合译,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)接着的第三卷就以改造后

的阴渠也就是地下排水道为背景,展开了主人公冉·阿让在那里面逃亡的情节,急欲抓捕他的警察沙威最后也进入里面,冉·阿让还背负着受伤的青年马吕斯,那生死角逐的过程构成整个故事的大高潮,后来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与电视连续剧,都把这一情节展现得活灵活现,很多镜头,就是到巴黎地下水道里实拍的。

戴鹤白领我去巴黎地下水道博物馆参观。博物馆的入口是市区塞纳河阿尔玛桥头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亭子,购票后沿旋转阶梯走下去,就可以参观了。那里面是1857年最后完成的巴黎地下水道那小小局部,雨果把那建成的地下水道叫叫做“利维坦的肚肠”,就是比喻海中怪兽那盘曲复杂而又消化力特强的肚肠。现在在巴黎地下水道全长达2350公里,真比蜘蛛网还要复杂。大体来说,凡地面上有的大小街道,地下都有相应的大小水道,水道主干道两侧都有可容人行走的石路。大约2000米的供游客参观的水道里,陈列着种种历史资料,还有若干实物与施工及维

修的场景模型。《悲惨世界》里角色所经过的地下水道路径,也配合书中插图,在水道全图里以红色标出。我们在参观中不断在折弯处看到蓝底白字的路牌,戴鹤白指着一个说,那恰是他住的那条街,地下的这个街跟地上的的一模一样,其方位恐怕精确得就在一根垂直线上。

虽然这个博物馆离戴鹤白家很近,他却还是头一回进来参观。他说他嗅觉敏感,害怕那水道的秽气。尽管博物馆清扫得非常干净,许多污水也被遮蔽,但毕竟是要让参观者领略那浩荡荡污水的缓缓流淌,气息确实令许多参观者掩鼻。在这水道建成前,巴黎市居民的粪尿污水都倾流到塞纳河里,建成后,则将污水引至市区20公里外的田野里作自然渗透,上面栽种一些非食用性植物,到1930年,建造了大型污水处理厂,到目前,自然渗透方式基本上淘汰,经过处理的污水污物大都变废物为有用之物,因此塞纳河越来越清亮,巴黎的土壤污染也减至最轻。

我把博物馆里勃吕

纳梭的胸雕像拍摄下来,对他肃然起敬。当然这地下水道的完善非他一人之功。展览品里有直径接近两米的巨球,球体裂缺里有某些名堂,从电脑图像里知道,那是另外的工程师与工人合作创制的疏浚器,看似笨大的蠢物,当水道堵塞时,却巧妙地发挥着无塞不摧的作用。

全世界的城市都应该向巴黎学习。光注重地面上的堂皇,不往地底下投资,不建造起完善的给排水系统,特别是排污系统,到头来还是座肮脏的城市,市民的生活品质难以提升。

博物馆一角有“这里的居民”展示窗,幽默地布置着一些老鼠的模型。在出口处的纪念品售卖部出售着卡通鼠,以及以鼠为标志的钥匙链什么的,居然有游客兴致勃勃地购买,想买一尊勃吕纳梭的小胸像,没有。

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造福巴黎,并启示着全球各个城市从污水处理着手,去切实改善人居环境的杰出工程师——勃吕纳梭。

摘自《用心去游》

时间是好朋友，是坏公司的敌人。这也许是最能代表价值投资理念核心思想的话。

选择好你要投资的公司,然后让时间帮助你获得财富。

投资就是一种时间的游戏,由于时间带来的巨大的复利效应,所以在短时间内的投资收益率并不

魔术,俗称戏法,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,它有着悠久的历史。

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,人们对魔术充满着迷信与神秘感,认为魔术师是上帝派来的使者,或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;有的则认为魔术表演是魔术师与魔鬼在做交易。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,人们才逐渐认识了魔术的真谛:对于很多人来说,魔术表演,不过是魔术师心灵手巧和快速变换手法的展示而已,实际上是魔术95%靠的是心理影响,其基本技巧在于转移观众的注意力,使他们不会注意到表演者通过“作弊”即误导动作来掩盖真相;如果没有这种“作弊”和误导,没有刻意制造的魔幻气氛,魔术就没有生命了。

为了制造奇迹,取得以假乱真的效果,魔术师们必须事先设计好暗机关,即表演这类节目所必需的道具;同时,更离不开当代科技手段的巧妙运用。

### 复活术

#### 酿成的悲剧

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一座贵族坟墓的碑文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:魔术师德迪为法老表演复活术:他砍掉一只鸭子、一只鹅和一头牛的头,施展种种障眼法之后,三只动物马上恢复原貌并活了过来。

但是,当法老要求德迪用真人表演砍头术时,

## 时间是朋友还是敌人

崔鹏

是主要投资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,更重要的要归结于时间,谁能坚持投资更长的时间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存活时间最长的公司也就是最好的公司,而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存活最长。巴菲特表示对自己最

推崇的可口可乐公司和吉利列公司的股票,即使自己去世也不会将其抛出。

有人问他,他死后会对可口可乐造成什么影响,他回答说:那时候可口可乐会有短期的利好,因为他会在自己的棺材——他的私人飞机里塞满可口

可乐,这样会使可口可乐的短期销量上升。巴菲特自己的波克夏哈斯维公司无疑也是时间的朋友,自1965年他人主波克夏以来,除了曾与他的妻子联合捐赠2500股给四家慈善机构外,巴菲特从未将其持股出售过。而其股价从1965年的十几美元,涨到现行的14万亿美元左右。

摘自《第一财经周刊》

## 魔术中的迷信与科学

却被拒绝了。

德迪之所以不能使用真人表演,是因为他没有准备好必需的暗机关即道具。

于是,悲剧发生了:德迪以“欺君之罪”被砍了头。

### 制造奇迹的戏法

惊悚而又精彩的表演,令魔术师从普通的流浪艺人成为人们眼中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。

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,令他们从上世纪起就备受质疑,甚至被某些人认为与上帝或魔鬼有关系。

显然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,不过世界上一些宗教的教士都擅长使用各种魔术来说服他们的信徒,例如:印度教士让两名助手拉着两根特长的头发,制造出箭在空中飘浮的现象;埃及教士具有的所谓“超自然力”,实际上是利用蒸汽装置打开了紧闭的寺庙大门;德鲁伊特教教士让人们听到的神灵索乌塔特斯的声音,实际上是让人藏在树洞里发出的声音。

### 电磁铁

#### 忽悠了大力士

现代科技被用于魔术表演,是19世纪以后的事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,要数“现代魔术之父”、法国魔术大师罗贝尔·乌丹。

由于风扇的扇叶是玻璃镜,扇镜制造的光影效果使德军飞行员大感迷惑,轰炸苏伊士运河的图谋最终破产,此事也成为一段佳话。

他在1856年被法国政府派往阿尔及利亚,任务是通过魔术表演,使人们相信他具有超自然能力,以阻止当地人民的反抗起义。

乌丹曾对当地一位身材魁梧的修士说:“你不是大力士吗?我会剥夺你的力量,让你连一只小箱子也提不起来,信不信?”

说完后做了几个动作,暗中启动了小铁箱上的电磁铁机关,由于箱子被地面的磁铁牢牢吸引,那位大力士果然不能将小箱子提起分毫。

### 脱铐

#### 逃逸的神话

提起魔术,人们不会想不到世界著名的“脱铐和逃逸专家”哈里·胡迪尼。

据说他可以从最牢固的手铐中挣脱,在警察的眼皮下越狱。

相传,胡迪尼在一个寒冷的冬日,双手被铐着从底特律跳入一条结冰的河。

他在河中挣脱了手铐,浮上水面,但却没有找到他跳下河的冰洞,只能在水中喘息。

助手们害怕他出意外,从河上扔给他一条绳子。当人们以为他肯定会淹死在水中时,胡迪尼却意外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他的这充满传奇色彩的绝技,一度被渲染成一个神话。有的人认为他会缩骨术。真相究竟怎样呢?

原来,他当时跳下的是另一条没有结冰的河,而且他身上绑了一条45米长的安全带。

### 魔术

#### 曾用于战争

著名魔术师贾斯廷·马基斯林在其自传中称,二战期间英国当局曾要求他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隐藏起来,以躲避德军的轰炸。

受命后,马基斯林在离亚历山大港数千米远的地方,找到一个地貌与之相仿的纽约湾,在那里设置了相似的标志物和灯光,结果德军虽对那里进行了8个夜晚的狂轰滥炸,但都无功而返。

接着,英国当局又要求这位魔术师对苏伊士运河也加以保护。于是,他制造了24个巨大的排风扇,安装在运河沿岸的探照灯上。

由于风扇的扇叶是玻璃镜,扇镜制造的光影效果使德军飞行员大感迷惑,轰炸苏伊士运河的图谋最终破产,此事也成为一段佳话。

摘自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rbwb1616@sina.com

话说有一年,北大开始考试了,考的是英语。一大早,众人都一窝蜂地往教室跑,有一个也跟着跑。后来,答题了,别人刷刷写得贼快,这人却纳闷了:怎么自己偏偏不得劲,好写歹写,就是不成!回头一看,他才发现:原来别人捉的是钢笔,他操的却是毛笔!毛笔怎么能写得快英文呢!这人不是别人,就是废名。

废名念的是英文。在英文系,有个老师叫叶公超,很有名,23岁就当上了教授;废名有个同学叫梁遇春,也大大地有名。废名年岁偏大,比叶大3岁,比梁大5岁,真不小了。

废名人岁晚,成名却很早。差不多是刚进北大吧,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。《长日》(1922年10月)一出版,他就开始有些名气了。名气有了,名士派头就来了。他开始逃课,几至无课不逃,以至于数十年后,已贵为台湾高官的叶公超忆及这位弟子时还记着:“他那时候老是不来上课,穿着一件长袍就往外走。”废名念完预科念本科,按理也能顺顺当地毕业。不意他在1927年,因为张作霖占据北京,解散北大,他就气鼓鼓地退了学,卜居西山,到乡下教中学去了。后来,局势稍靖,他又回来接着念书。这样,当他的同学都开始教书了,他还在念书。

废名是读书坯子,哈代、塞万提斯、艾略特,尤其是莎士比亚,都被他死命地读过。他有着外国文学的根底,又有古典文学的底子,在洋书和古书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,写起白话文来,当然是如履平地、一马平川。果不其然,这用惯了狼毫毛笔的手,操起蝇头钢笔,简直就是刀刀杀鸡了。废名书而不呆,他那时候就给一些刊物写过东西,甚至与人合办过《沉钟》。后来,《沉钟》成为著名的刊物,同道们亦成了著名的人物,其中就有冯至、陈炜谟,还有陈翔鹤、杨晦等。

不料,正值文名大盛的他,却在1932年突然搁笔,不大写了。他这不写,真是

## 废不得的是此名

可惜了!而同样是在北国,差不多与他同龄的另一个人——沈从文,却在文坛上冉冉升起。今人无法想象,如果废名也能和这个湘西人一样,一口气再接着写上十几年二十年,会是什么样子?

起初,这个湘西人是学废名起家的,日后等他成名成家了谈到这位老师时,沈氏一反那惯有的温和,简直有几分“酷评”的味道了。其实,在那些年,沈从文和废名、台静农一样,都是接过鲁迅大旗继续写乡土生活的大将。三人皆以多情的笔墨,描摹着中国最后的田园牧歌,为传统的“乡土中国”吟唱着最后的挽歌。然而,废名是从书斋黄卷中熏出来的,沈从文是从山野行伍中跑出来的,阅历不一样,气质自然不一致。废氏把小说当诗写,沈从文把小说当小说写;废名文气重,锋芒内敛,沈氏野性大,才气外溢。读起来,当然是后者更潇洒、更过瘾。最后的结果就很不同:沈写了二十几年,在文坛上声名大振、呼风唤雨,沉寂三十年后还能东山再起、夕阳复红;而废名就没有这份荣光了。要知道,他毕竟比沈少活了整整二十年!

废名不写作了,原因是他突然对佛学感兴趣了。那时候,佛学大盛,远的如欧阳竟无大师不说,单是在北大,参佛、信佛、研佛的人就不少,有梁漱溟、蒙文通,还有马一浮、汤用彤。废名的隔壁就是熊十力,也是个大学佛家。这下可好,两个湖北佬凑在一起,日夜谈佛。有一次,二人吵了起来。废名说:我代表佛,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!熊十力说:我才代表佛,你才是反对佛呢!声音越来越大,旁人就听得很不耐烦。这时,吵架声却忽然没有了,近前一看,二人却是打了起来。打完了吵,吵完了打,再打再吵,没完没了。废名

个子高,但很瘦,所以也不能将熊老前辈就地放倒。“君子动口也动手”,此之谓也。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大沼枕山的汉诗:“一种风流吾最爱,六朝人物晚唐诗。”废名显然深得周氏神韵,有那种六朝人物的风流,其文更有晚唐诗歌的神采。对此,周作人当是心有戚戚焉。废名的诗,差不多都是由他来作序。

在第一部书《竹林的故事》中,废名便说:“我在这里祝福周人先生,我自己的园地,是由周先生的走来。”周氏呢,亦同样看重废名的。周氏一生为经师而师,所教之人何止百千,但他对废名独有偏爱。在那堪称杰作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中总结“五四”以降的散文时,周氏直言:胡适之、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,很像公安派的,清漪透明而未道,不甚深厚,好像一个水晶球,虽是晶莹好看,但仔细地多看一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。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,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,而这难懂却是他们的长处。周氏决不轻易赞誉人,其时更已贵为文坛巨头,这在他是很高的评价了。甚至在1943年的春寒之时,早已“失足落念”的周氏对其爱徒还是念念不忘,遂撰《怀念废名》曰:“废名之貌奇古,其颧如螳螂,声音啞哑”,但“所写文章甚妙”,“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,现在想起来,不但有今昔之感,亦觉得至可怀念也。”

废名有旧学的底子,又有西学的修养,还有佛家、道家的情趣,中土、西土、梵国三种文化就在他身上交织起来。儒释道合一,散文、小说、诗歌合一,确为文坛异数。顾颉刚近文林,大概只有李叔同、许地山可与之较高低。他虽时写时辍,正经的写作不到十年光景,但即便如此,他还是写就了《竹林的故事》《桃园》《桥》……几乎都是上品。哪怕只有这几篇,废名就足

以为废名。

那时的文坛,废氏独步不群,一时无两,其影响不能算小。朱光潜、李健吾,外加周作人,三大大流的批评家都为之跃动。朱氏更是激赏道: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,但是懂得之后,你也许会惊叹它真好。然而,也正像朱所说,其文如此之古典,大概难逃“曲高和寡”之命。果然,一切不幸被言中:日后的几十年里,其文不时被三两行家裡如至宝,但对于大众则一直湮没无名,这与某些所谓“大家”适成对比。

抗战爆发后,北平城的名家大腕便走的走,逃的逃。当然也有留下的,比如钱玄同、沈兼士、钱稻孙、张岱年,甚至他的恩师周作人、朋友俞平伯也留了下来。废名不然。他不甘居日人之篱下,就走了。这个湖北佬自己解放自己,回老家教书去了。大学(而且是北大)教授去当小学教师,大概也只有他甘心。这一教,就是十年。这十年,荒废了他,也成就了他。所谓成就,主要是他得以重操旧业,继续自己的文学大业。

抗战胜利后,成了落水狗的胡兰成,居然开始拉拢废名。废名却不待见他,又回北大了。

后来,这个研究过佛学的教授被调到了东北。“我是梦中传彩笔,欲学花叶寄朝云。”这样的大手笔,只能写这样一些小文章,可惜了。而今,念其人,阅其文,确实不免令人感慨遥深。

在所有关于废名的文字中,第一等的文章或许有二,一是乃师周作人的《怀念废名》,一是其弟子张中行的《废名》。前者行世于其生前,后者诞生于其身后,作者皆文章高手。废名的造化,在于他能在散文之外另辟一途,走上小说的路子。此道惠泽深远,怕不止濡染了三两、五、六人。然而,真正深得废名心法的,是汪曾祺。汪对此亦不讳言。

摘自《中国教育报》

我息影一年,这是去年年底就决定的事。息影一年,只做壹基金。这支团队刚成立8个月,要做的事情太多了,我要把团队带起来,带一年吧。而且我今年在新加坡要成立壹基金,台湾也在筹备,只是大家看不到啊,娱乐界的人士看不到啊。

我11岁就开始全球走,那个时候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,看到了“我们最亲爱的朋友”,非洲的、中东的,反而是落后的。其实,从那个年龄起我已经在反思了:为什么我们的朋友这么穷,我们的敌人这么富?但是你不能讲。那个时候孩子不能给大人讲,而且你发现大人也是这么觉得的,只是大人也不能这么讲。但是你渴望改变嘛。改革开放时,整个社会从全是公有制到出现辞职、个体户,这种变化好像有些人很反感,但我不用挣扎,我之前已经开阔了视野。

其实我在大陆做壹基金是困难的,我一直告诉我们的团队,没有困难要我们干吗?如果

**巴赫只好跳槽。这个德国音乐跳槽王一生都在为薪水跳槽,或准备跳槽。**

## 巴赫一生都在争取涨工资

1708年7月14日,23岁的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前往魏玛,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巴勉花和前小姨子巴菲娜。

摘自《青岛晚报》

## 请忘记李连杰

李连杰

慈善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话,就不需要我们了,就已经很成熟了。但正因为慈善真正正比经济改革晚了30年,所以才要我们做。

我不喜欢开武馆,开武馆我要十年,但我通过电影推广武术,可以有上万人开武馆,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推动,让无数企业家参与做这个善事。通过这个事情,把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。

壹基金既要大胆尝试一些新鲜事物,也要配合政府,政府顾不过来的事情,我们也要去做。比如这次地震我下命令做两件事情:第一,5个小时内筹款。这很有风险,万一灾情不是那么大,就有扰乱社会治安之嫌;第二,央视当时说捐款希望是现金,我们当时就已经开始筹措物资,因为我们认为现金还是要买成物资,这时候也是走快一步的大胆行为。国家倡导时

还说要捐现金,我们却要帐篷、要东西了,这有点风险,因为和政府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但3天后政府同样的通告就出来了——需要大量的帐篷、淡水。

我34岁起开始学佛,学佛之后你才了解宇宙是怎么回事,人性是怎么形成的,中国人为什么这样,美国人为什么这样,大家的价值观、生命态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。学武术你知道阴和阳,学佛你知道什么应当是一,什么是二。如果没有佛教的智慧,我肯定不会这么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中,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去拼。年轻没信仰的时候,我喜欢李时珍,他没有奖金,也没人说“干好了给你个卫生部长”,就去尝百草,真的是要尝很多人的。最后研究出《本草纲目》,对人类的健康有重要帮助。我觉得这种没有功利目的、只是

为了解他人痛苦的精神,是我从小就喜欢的。作为公众人物,我也经常被别人说三道四。别人说什么,我不愿意解释;我心里要去做什么,我不需要解释。这就是我的习惯,不埋怨任何制度,不埋怨任何状况,不解释,只是努力去做。很简单嘛,路遥知马力。你干的事情别人又听不懂,你还解释什么?就去做吧,三五年之后或许就有人懂了。

现在我做的事情,企业家就会懂,专家懂,全球公司懂啊!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懂,(他们说)你捐一亿就不完了么?我说过我捐一亿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过程,壹基金就是一个不能持续发展的事业。你就只能等这个李连杰死了,第二天,我要把“李连杰”三个字擦掉,壹基金就是一个品牌。

摘自《青岛晚报》

监会即兴演奏康塔塔一部,不久后收到聘书。哈勒薪水不高,巴赫根本没打算去。他把聘书拿给翁威廉看。巴赫此时年薪已涨到215金古盾,但在巴赫露骨的暗示下,翁威廉于1714年擢升他为“音乐会总监”,工资250金古盾,跃居魏玛音乐界薪金第一。

后来翁威廉让巴赫指导拉丁学校唱诗班,巴赫又因为没有报酬而再三推托。此时葛屯侯爵李傲德听说巴赫在闹调动,力邀巴赫担任宫廷乐正,为其加薪,并让他全权负责所有宫廷的音乐。于是,巴赫不假思索地签下了合同。

摘自《扬子晚报》